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五・經部・群經總義類

經義述聞三十二卷(卷十八至卷三十二) (清)王引之撰.....一

左海經辨二卷 (清)陳壽祺撰.....三七一

娛親雅言六卷 (清)嚴元照撰.....四八七

175
1702
17

經義述聞第十八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中七十六條

舍于翳桑 遂自亡也 攻靈公 未出山 舍大夫
 龜 圖穀於菟 無動 縣公 旅有施舍 卒偏之
 兩 薄之也 待諸乎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又可
 以爲京觀乎 亢大國之討 此物 先大夫之肅
 欲於鞏伯 寘諸諸中 賴前哲以免也 絲麻菅蔽
 赦罪 應且懼 疏行首 三軍萃於王卒 開蒙
 甲冑 爲事之故 官不易方 師不陵正旅不偏師
 臣不敢及 今既耕而卜郊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

述十八

不可從也 焚我郊保 馮陵我城郭 范匄少于中
 行偃而上之 樂厲士魴上之 攝威之 荀偃將中
 軍 農力 多遺秦餉 射爲禮乎 蔑之 越在也
 竟 商旅于市 遭人 官師 雉門之袂 也乎
 以卒 爲王御士 知不集也 則季氏信有力於臧
 氏矣 藥后 寢廟 沒沒 將庸何歸 一與一誰
 能懼我 五吏三十帥 不可億逞 鳩數澤 數疆
 源 公怨之 龍宋鄭之星也 遺民 熙熙乎 八
 風 天又除之 過諸廷 姑義事也 誰知所敵
 與子上盟 降婁中而且 諄諄 高其閭閻 繕完

晉書 威儀

舍于翳桑 翳桑之餓人

宣二年傳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杜注曰翳桑桑之
 多蔭翳者注意蓋謂桑多蔭翳故宣子與靈輒休止其
 下引之謹案下文曰翳桑之餓人也則翳桑當是地名
 僖二十三年傳曰謀於桑下以此例之若是翳桑樹下
 則當日舍于翳桑下翳桑下之餓人今是地名故不言
 下也春秋地名或取諸草木若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隱十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莊十 晉師軍
 于廬柳 僖二十 戰于大棘 宣二 諸侯之師至于械林 襄
 四 師逆臧孫于旅松 十七 游吉奔晉及酸棗 三十 此
 類不可枚舉其以桑名者號公敗戎于桑田 僖二 入桑
 泉 二十 禦諸桑隧 成六 晉敗狄于采桑 僖八 及晉諸敗
 狄于稷桑是也且傳凡言舍于者若出舍于睢上 成十
 甯子出舍于郊 襄二十 威子出舍于庫 哀十 舍于昌衍
 之上 僖二十 退舍于夫渠 成十 舍于五父之衢 定八 舍
 于蠶室 舍于庚宗 哀八 句末皆地名其曰吳師克東陽
 而進舍于五梧 哀八 五梧地名亦取諸草木矣使謂舍
 于五梧爲在梧樹之下其可乎自公羊氏傳聞失實始
 云活我於暴桑下而呂氏春秋報更篇曰趙宣孟將上

述十八

下有淮南人閒篇曰趙宜孟酒創史記晉世家曰初厠
餓人於委桑之下常田首
山見桑下有餓人又厠
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
爲之說非也余友馬進士器之亦云窮桑蓋地名

遂自亡也

杜注曰輒亦去引之謹案此謂盾亡非輒亡也自宣子
田于首山至不告而退明盾得免之由盾既免遂出奔
出奔出於己意不待君之放逐故曰自亡有亡乃有復
故下文言宣子未出山而復而大史謂之亡不越竟也
若以此爲輒亡則傳尚未言盾亡下文何以遽云未出
山而復乎史記晉世家誤以靈輒爲示眯明云明亦因
亡去又云盾遂奔不知遂自亡也卽謂盾奔非謂輒亡
去也杜氏蓋因史記而誤穀梁傳敘此事亦云趙盾出
亡至於郊

攻靈公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趙穿攻如字。本或作弑。引之謹案。攻本作殺。殺字隸或作煞。上半與攻相倡。又因上文伏甲將攻之而誤爲攻耳。趙穿殺靈公。故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若但攻之而已。則殺與否尚未可知。大史何由而書弑乎。杜注宣子未出山而復曰。聞公殺而還。釋文聞公殺申志反。蓋殺有如字及申志反二音。較別之曰。申志反。左傳釋文殺音申志反者。凡十三見。並與

此同。今本注及釋文俱改殺爲弑。非也。隱四年經衛州吁弑其君完。釋文弑音試。凡弑君之類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釋文已云弑不重。公弑。正謂趙盾殺靈公。則音不應於此又音申志反也。

杜所據本作殺明甚釋文攻如字亦當作殺如字今本作攻者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既不誤之釋文也殺又音

試故別之曰如字隱十一年傳反譖公子桓公而請弑

之釋文。絨作殺。云音試。一音如字。莊三十二年傳。不書。

殺諱之也釋文殺音試。一音如字。僖九年經晉里克殺

其君之子奚齊釋文殺如字又作弑今本作誤爲音傳同公羊

音註二十四年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釋文弑作殺云

音註又如字三十三年傳注莫以欲殺文公釋文殺音

試戎加字。襄二十一年。傳生冬。有試戎之禍。華文。受甲。

志反。又如字。二十二年傳。吾與穀。吾父。澤父。穀。即宗一。

音試定四年傳將弑王釋文弑作殺云如宗又申志反

是其例矣。不直曰殺如字。而云趙穿殺如字者。以別於

上文注之國以殺。下文注之間公殺皆音申志反也。若

攻字無申志反之音直云攻本或作弑可矣何須別之

曰如字乎。且傳言攻者多矣。釋文皆不作音。何獨於此。

攻字而云如字乎其爲後人所改明矣鈔本北堂書鈔

政術部十一。引此正作趙穿煞靈公於桃園。煞卽殺字。

也。陳禹謨本改從今本左傳作攻。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靈公十四年。

趙穿殺靈公晉世家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亦皆言殺本於左傳也唐石經始誤爲攻而諸本從之遂使文義不明當據書鈔釋文以正之羣書治要載此傳作攻蓋後人以今本改之也魏徵與虞世南陸德明同時斷無虞陸作殺而魏獨誤攻之理亦當據書鈔釋文以正之晉語趙穿攻公於桃園攻字亦後人所改

未出山

宣子未出山而復杜注曰晉竟之山引之謹案晉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山而還韋注曰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然則未出山亦謂未出溫山也

下述十八

五

注未詳考且是時晉竟南至河而山在其內傳二十五至傳晉於是始敗南陽杜彼注曰杜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據此則出山尚未越竟不得以爲晉竟之山也家語正論篇作未及山而還王肅注曰山晉之境誤與杜注同

食大夫餼

四年傳及食大夫餼召子公而弗與也家大人曰餼下當有羹字謂爲餼羹以食大夫也下文染指於鼎皆之而出所當者羹也則上文原有羹字可知自唐石經脫羹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指篇飲

食部十九羹篇解介部四餼篇引此皆無羹字案御覽

載此事於羹篇則所引當有羹字今本無者後人依俗

本左傳刪之因并刪指篇餼篇兩羹字耳鈔本北堂書

鈔酒食部三羹篇出餼羹二字注引左傳食大夫餼羹

陳氏誤本刪注文羹字初學記服食部羹篇引同白帖

而正文餼羹二字尚存初學記服食部羹篇引同白帖

十六羹篇出餼羹二字注所引亦同今本注內無羹

注呂氏春秋季夏篇及淮南時則篇並云餼可爲羹引

左傳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餼羹呂氏春秋論則傳文原

有羹字甚明史記鄭世家敘此事亦云及入見靈公進

餼羹又云靈公召之獨弗與羹韓子難四云食餼之羹

鄭君怒而不誅易林蒙之萃云餼羹芬香梁指弗嘗餼

羹之夾皆本於左傳

闕穀於苑

楚人謂乳麋謂虎於苑故命之曰闕穀於苑引之謹案

傳凡言命之曰某者皆名也未有連姓言之者闕字蓋

非他篇闕穀於苑而衍自朱梁補石經已然而各本皆

沿其誤漢書敘傳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闕與苑

名穀於樛論語公冶長篇皇疏此兒爲虎所乳故名之

曰穀於苑也穀奴口反說文穀乳也從皆無闕字

子穀聲作穀者借字耳

無動

下述十八

六

十一年傳謂陳人無動動字杜氏無法引之謹案動謂驚懼也昭十八年傳將有大祥民震動震動猶驚也商頌長發篇不震不動鄭箋曰不可驚憚也爾雅曰震驚懼也震動也文十五年公羊傳其實我動焉爾何注曰動懼失操宋衷注春秋緯曰驚動也見文選羽獵賦注今俗語猶云驚義並相通史記陳世家作謂陳曰無驚是其證矣孟子盡心篇王曰無畏文義與此相似

縣公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曰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引之謹案縣公猶言縣尹也與公侯之公不同如謂楚僭稱

述十八

七

王其臣僭稱公則楚官之貴者無如令尹司馬何以令尹司馬不稱公而稱公者反在縣大夫乎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杜注曰棠公齊棠邑大夫齊之縣大夫亦稱公則公為縣大夫之通稱正義謂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非也作非僭擬於公侯也傳者非其臣僕何為與臣僕同稱若以為僭則公尊於侯齊君但稱侯豈有其臣反稱公者乎鄉飲酒禮諸公大夫鄭注曰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則孤卿得稱公亦非公侯之公也

旅有施舍 施舍已責 魏絳請施舍 施舍可愛 施舍寬民 施舍不倦 喜有施舍

引之謹案古人言施舍者有二義一為免繇役地官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讀為弛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是也一為布德惠蓋古聲舍子相近名古音暑見唐韻正施舍之言賜子也宣十二年左傳旅有施舍謂有所賜子使不乏困也若地官遺人野鄙之委積以待戰旅委人以甸聚待歸旅是也成十八年傳施舍已責襄九年傳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二十一年傳施舍可愛昭十三年傳施舍寬民又施舍不倦王施舍不倦二十五年傳喜有施舍周語縣無施舍施舍若遺人如賓客及廬有飲食路室有委積節有積是也又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舍謂賜子窮

述十八

八

困之人下文喜怒取與則謂因怒而奪因喜而與以其人之功罪定之也又布憲施舍於百姓晉語施舍分寡楚語明施舍以道之忠忠謂惠愛也吳語口忠惠以善之是也章注皆謂賜子之也杜注施舍不倦曰施舍猶云布恩德得傳意矣而其他則以施為施惠舍為不勞役強分施舍為二非也章注縣無施舍曰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誤作休息解注聖人之施舍曰施子也舍不予也注布憲施舍曰施施惠舍舍罪也注施舍分寡曰施施德也舍舍禁也注明施舍以道之忠曰施已所欲原心舍過同一施舍而前後屢易其說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卒偏之兩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注曰。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

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見夏官。殺官。大司馬疏。杜注曰。十五乘

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

大偏。今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引

之譚案。偏非司馬法之偏。兩亦非司馬法之兩也。杜解

偏字兩字皆失。其指服解偏字是也。而解兩字則非。今

案卒偏之兩者。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兩偏則一卒。故

曰卒偏之兩。言一卒之數乃偏之兩也。偏五十人兩之

述十人

九

則百人欲明卒是百人。故曰卒偏之兩耳。服誤以兩爲

二十五人。則與之字文義不合。杜以偏爲車十五乘。而

云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則是於

人數之卒兩雜以車數之偏。文義之不倫甚矣。又案成

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曰。司馬

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

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正義曰。

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舍

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也。

案兩之一爲二十五人。卒爲百人。兩之於卒。四分之一

也。傳當先言卒。後言兩之一。何得先言兩之一。後言卒

乎。其不可通一也。二兩二十五人。謂之兩之一。則一卒

百人。一偏九乘。何以不云卒之一偏之一乎。其不可通

二也。車一乘。當有甲士三人。九乘則二十七人。今云二

十五人。則不足以供九乘之用。若謂二十五人爲步卒

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見成元年。左傳正義。九

乘則六百四十八人。成出革車一乘。徒二十人。見地官。小司

法。九乘則一百八十八人。亦不當云二十五人也。其不可

通三也。今案以兩之一卒適吳兩之二字。蓋因下句舍

偏兩之一而衍。當作以一卒適吳。一卒百人。也。半其數

述十人

十

則爲偏偏五十人也。一卒有兩偏。以一卒適吳者。以兩

偏適吳也。以兩偏適吳而舍其一。是於偏舍兩之一也

故曰舍偏兩之一焉。不曰舍卒之半。而曰舍偏兩之一

者。軍制人數多少皆爲之名。半卒五十人。自以偏名。則

當舉偏言之。不得但云卒之半也。不曰舍一偏。而曰舍

偏兩之一者。欲見一卒本有兩偏。舍其一於吳。仍歸其

一於晉也。兩者數之偶。兩之一。猶云參之一。四之一耳。

宣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傳曰。以一卒適吳舍偏

兩之一焉。則一卒之爲兩偏。兩偏之舍其一。較然著明

學者尚何疑焉。自解者誤以偏爲九乘。兩爲二十五人

又不察兩之一卒之衍兩之二字於是義雜而文亦難
通宜乎孔冲遠之病其蹇澁矣見正義又案昭元年傳說
晉人毀車以爲行曰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
角偏爲前拒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皆準車數多少以
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
別也然則偏爲前拒乃人數之名蓋亦以五十人爲偏
也齊語曰五十人爲小戎與此異名而同實

薄之也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家大人曰薄之也本
作薄之可也上文引詩而釋之曰先人也此又引軍志

述十八

士

先人有奪人之心以明先人之可以制勝然後終言之
曰薄之可也此四字乃總結上文之詞今本作薄之也
則是專釋軍志之文而餘文不與焉失其旨矣鈔本此
堂書鈔車部一引此正作薄之可也陳禹謨本刪去通典兵十
五同自唐石經始脫可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待諸乎 吾無以待之

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
軍駒伯曰待諸乎引之謹案待諸者禦之也時上軍未
動故卻克欲禦楚師士會以寡不敵眾故收軍而退也
晉語帥大饒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

待之章注並曰待禦也昭七年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
待之管子大匡篇曰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
制分篇曰敵人雖眾不能止待止待猶言止禦尹知章注以不能止絕句待字下屬爲
以待也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
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
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
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
一也墨子解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
圉圉卽禦字也

述十八

士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
孫無忘其章杜注曰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正義曰杜
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又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
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
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家大人
曰劉以章爲章明功業是也凡功之顯著者謂之章魯
語曰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晉語曰以德紀民其章
大矣章注並云章著也義與此章字同使子孫無忘其
章卽上文所云示子孫以無忘武功則章者正章明功

業之謂非謂篇章也。功業即指禁暴以下七德而言。故下文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若云使子孫無忘其篇章則未矣。

又可以為京觀乎 不可以終

家大人曰古何字通作可。粟十年傳下而無通則何謂二矣。釋文何或作可誤也。陳氏芳林考正曰古文可為何字之省。未應遽斥為誤。昭八年若何弔也。釋文何。本或作可。齊策可往矣。就本如是。宗廟以矣。韓策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石鼓文其魚佳可。惟字可字竝與何同。史記陸賈傳何乃比於漢說苑奉使等何

述十八

三

作可皆其證也。宣十二年傳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以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宋十行本明閩本監本毛本可皆作何。唐石經宋淳熙本岳本皆作可。或曰作何者誤。余謂可即何字也。此言古之為京觀所以懲有罪也。今晉是無罪則將何以為京觀乎。既曰何以和罷何以豐財何以示子孫。又曰何以為京觀。四何以文同一例。兩雅釋即疏引此亦作何。唐石經作可者何之俗字耳。非有兩義也。又襄三十一年傳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案不可以終本作可以終世可即何字也。上既言不能終矣此又言何以終世作問詞以申明之。正與上文相應也。

僖十一年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正與此同。下文言令聞長世又與終世相應也。唐石經及各本皆作不可以終者。傳官脫去世字。僅存可以終三字。後人又誤讀可為可否之可。遂於可上加不字耳。漢書五行志載此文正作何以終世。宋景祐本如是。今本作不之。志文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本作可以終世而可即何之俗字故引傳直作何也。

亢大國之討

十三年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豎孔達曰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歎之家大人曰亢當也。

述十八

古

四年左傳晉樂其上也。亢其下。呂氏春秋難俗篇亢亢責也。我高杜注並曰亢當也。字通作亢。呂氏春秋士節篇身仇其難。高注亢當也。大國之討謂晉討衛之救陳也。言我寔掌衛國之政而當晉之討不得委罪於他人也。十二年宋伐陳衛孔達救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歎之是其證也。杜訓亢為樂以亢大國之討為樂宋討陳皆失之。

此物

十五年傳羊舌職說是實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杜注曰物事也。引之謹案物類也。杜六年生也。與吾同物。宣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昭元年傳言以知物。九年傳事有其物。晉語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杜注言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其謂此類也。夫並曰物類也。

前六年傳周書曰燹戎殷此類之謂也十二年傳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皆其證

先大夫之肅

成二年傳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家大人曰肅謂敬捷也爾雅曰肅速疾也肅速也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敬肅給是也肅注肅敬也夫才之說見晉語具敬捷則可以勝敵故曰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則肅非肅敬之謂也下文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亦言克之才迺不及先大夫之敬捷非不敬之謂也

欲於鞏伯 豈不欲吳

述十八

注

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引之謹案欲猶好也呼言余雖受好鞏伯不敢廢舊典而以獻捷之禮相待也古者欲與好同義凡經言者欲皆謂耆好也言欲惡皆謂好惡也秦晉我尚不欲越語吾不欲匹夫之勇皆謂不好也論語言欲仁欲善孟子言可欲之謂善亦皆與好同義故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為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矣又昭十五年傳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謂費無極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女何故去之對曰臣豈不欲吳亦謂豈不好吳也杜解欲於鞏伯云欲受其

獻解豈不欲吳云非不欲善吳皆失之

寅諸褚中

三年傳荀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寅諸褚中以出杜注孔疏皆不言褚為何物引之謹案玉篇褚裴衣也字或作祔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曰裴衣曰祔說文繫傳曰褚衣之褻也集韻曰褚褻也裴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曰褚畜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褚可以裴衣亦可以裴眾物說文貯幅也所以盛米又曰幅載米貯也繫傳曰貯裴也莊子至樂篇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淺

述十八

注

賈子春秋篇曰囊漏貯中褚貯貯貯字異而義同褚可以裴物亦可以裴人故鄭賈人欲寅荀偃於褚中以出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相類也

賴前哲以免也

八年傳夫豈無辟于賴前哲以免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潘安仁而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繫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備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為允愜引之謹案安仁所見左傳蓋作勉勉者免之借字也秦策免於國患當作免大利也鮑彪

曰免元作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又曰亦始勉於罪矣晉語曰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其其外交而勉之注以爲勸勉皆借勉爲免也古本左傳亦借勉爲免故安仁誤解爲慙耳義雖未愜然左傳本文作勉於此可見不然則免之與勉意義絕殊傳如作免安仁何肯訓爲勉乎

絲麻菅蔽

九年傳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蔽正義曰陸機毛詩疏曰菅似茅滑澤無毛柔朋空爲索蔽與菅連亦菅之類菅服傳曰疏屨者屨蔽之非也可以爲屨引之謹案絲

述十八

七

麻菅蔽皆可爲屨屨服有菅屨麻屨履弓曰絲屨組纓皆是也此以作屨譬之言菅蔽雖不如絲麻然其爲屨則一也故不可弃

赦罪

十三年傳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謂順赦罪於穆公引之謹案赦與釋同君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釋解也故杜注曰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故再拜釋罪晉欲求解於秦釋赦古同聲故說文文救從赤聲赤釋聲相近也又昭五年傳豈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赦亦與釋同謂分叔孫氏之邑

以賂南遺將以自釋其罪也家語正論篇作以求舍罪舍亦與釋同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卿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饗饌而未釋獲古文釋並作舍

應且憎

君有二心於狄有與又同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杜注曰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家大人曰廣雅應受也言狄人受君之言且憎君之無信是以來告我也周語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韋注曰應猶受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也晉語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注

述十八

六

曰外應受我內憎其非是凡言應且憎皆謂受且憎非謂應答也周領賁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與受同義康誥曰應保殷民言受保殷民也信十二年左傳曰系嘉乃勳應乃懿德言受乃懿德也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也且

疏行首 問盟首

引之謹案成十六年傳塞井夷竄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杜注曰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案下文曰將塞井夷竄而爲行也則塞井夷竄正所以疏行首非決開營壘之謂也首當讀爲道疏通也謂通陳列隊伍之道也并竄已除則隊伍之道疏通無所窒礙矣又襄

二十三年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易注曰盟首戰書之章首案盟詞簡約無篇章下文母或如云云是也不得云章首首亦當讀爲道盟道盟惡臣之道也古字首與道通逸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夏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道首高明索隱曰晉稽刻石文首作道

三軍萃於王卒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襄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

述十八

尤

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謹案三軍萃於王卒三萃以攻其王族三皆當爲三說文曰三播文四鄭注觀禮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晉之四軍合而攻楚之中軍故曰四軍萃於王卒又曰四萃於其王族不得言三也學者多見三少見三故三字誤書作二萃有襄二十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之耳

間蒙甲冑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杜注

曰間猶近也釋文近一本作與音預家大人曰訓間爲近於義無取一本作與是也言以君之靈得與蒙甲冑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昭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杜注茲曰間猶與也是其證韓子亡微篇曰上聞謀計下與民事

爲事之故

爲事之故敢肅使者杜注曰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家大人曰杜以事爲軍事非也事謂楚子使人來問之事晉語曰爲使者故敢三肅之是其明證矣

述十八

手

官不易方

十八年及襄九年傳並曰官不易方杜前注曰官守其業無相踰易後注曰方猶宐也引之謹案方常也恒象傳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謂不易常也檀弓左右內則博學無方論語里仁遊必有方鄭注茲曰方猶常也周語官不易方韋注曰方道也道與常義相近晉語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

師不陵正旅不偏師 官之師旅 百官之正

長師旅

引之謹案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爲士卒之名小司

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是也。一爲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二曰正掌官憲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摘諸侯晉語：陽有夏商之廟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豈皆謂宰官成官常者？官之師旅猶言羣有司也。周室之師旅卽官守也。蓋樊仲之官守所守者廟典也，其官則師旅也。三句一貫，故下文但曰其非官守也，其大小之變則旅車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成十八年傳

述十八

三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言小不加大也。襄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楚語：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之統伯子男猶官正之統師旅也。乃杜注：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曰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注官之師旅曰師旅之長，注百官之正長師旅曰師旅，小將帥也。韋注：伯子男爲師旅曰師師旅也，皆不知師旅爲羣有司之名，而誤以爲師師旅者夫。師師旅者豈得遂謂之師旅乎？至韋注周室之師旅曰周室之師旅則又誤以爲人眾之名矣。又案宰夫之一曰正左傳之師不陵

正百官之正長楚語之官正亦謂羣有司也。詳見宰夫一日正下。

臣不敢及

襄四年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蒙大人曰：臣上亦當有使字。三夏天王皆非宴使臣之樂，故曰使臣弗敢與聞。又曰：使臣不敢及。若云臣不敢及，則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君所以勞使臣，又云君教使臣，使字皆不可省也。鄉飲酒禮疏引此無使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刪之。案正義云：諸侯來朝，乃獻文王還臣來聘，必不得同矣。遣臣

述十八

三

即使臣，則傳文本作使臣不敢及，明矣。魯語云：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彼文總說六詩，而曰皆非使臣之所敢聞，則此亦當云使臣不敢及，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使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小大雅譜正義及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一引此並作使臣不敢及。

今既耕而卜郊

七年傳：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豈其不從也。杜注曰：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引之，謹

案挑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正月已耕矣二月乃卜郊故曰既耕而卜郊杜誤以春分爲耕時孔曲爲之說非也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八年傳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以無日矣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家大人曰親我無成四句承上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爲鄙邑故楚不可從不如待晉也杜注以親我爲晉親鄭鄙

地十八

圭

我是欲爲鄭欲與楚成不可從爲子駟不可從皆失之

焚我郊保 伐我保城 令隄正納郊保

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杜注曰保守也家大人曰郊保與城郭相對爲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言焚成十三年傳曰伐我保城是也襄九年傳令隄正納郊保奔火所亦謂納國外及縣邑小城之民使奔救火也杜注郊野保守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曰保縣邑小城之民亦非月令四鄙入保晉語抑爲保障乎鄭章注並曰小城曰保莊子盜跖篇曰犬國守城小國入保

馮陵我城郭

杜注曰馮迫也家大人曰馮亦陵也馮陵疊韻不得分爲二義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人代其技以馮君子杜彼注云加陵也馮亦陵也爾雅馮河徒涉也小雅不敢馮河毛傳云馮陵也正義曰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周官大司馬馮馬犯寡則背之鄭注云馮猶乘陵也乘陵亦疊韻

范句少于中行偃而上之

九年傳范句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杜注曰使句佐中軍偃將上軍引之謹案上之二字上蓋脫中行偃三字此言范句年少於中行偃而偃以句爲賢讓之

地十八

圭

使居已上也下文韓起少於樂廩而樂廩士魴上之二字衍使佐上軍是其例矣若但云上之而不言上之人則文義不明杜注樂廩士魴上之云屬魴讓起而此不云偃讓句則所見本已脫中行偃三字

樂廩士魴上之

韓起少於樂廩而樂廩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魴魴讓起起佐上軍屬將下軍魴佐之引之謹案士魴二字蓋因下文滕人薛人從樂廩士魴而衍杜所見本已然蓋下軍將次於上軍佐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樂廩當佐上軍矣故樂廩與韓起相讓若士魴爲下軍佐與上

軍佐位不相近無由讓上軍佐於韓起也且上文韓起少於欒黶不言少於士魴則不當有士魴二字

攝威之

十一年傳則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攝如字又之涉反家大人曰之涉之音是也攝與攝同懼也謂武震以畏懼之也凡懼謂之攝使人懼亦謂之攝呂氏春秋論威字篇威所以攝之通作攝史記刺客傳荆軻當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蓋聶曰是豈去不敢留吾曩者目攝之目攝之謂怒目以懼之也索隱正義解攝字皆韓誤攝見讀書錄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平匹夫並與此攝字同

述十八

三

荀偃將中軍

十三年傳使士句將中軍辭曰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上句佐之家大人曰荀偃上當有使字晉侯使士句將中軍而士句辭以荀偃故使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脫去使字則文義不明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下文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趙武上亦有使字也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五人事部六十四引此竝作使荀偃將中軍

農力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家大人曰農力以事其上與尚能而讓其下對文則農力非耕田之謂也廣雅農勉也言勉力以事其上農力力語之小人請在下之人亦非謂庶民也下文云是以

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然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謂在下者皆勉事其上而無爭心也下文又云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則必不尚能而讓其下矣伐其技以馮君子則必不農力以事其上矣故知農力者勉力之謂非耕田之謂也呂刑云穰降播種農勉嘉穀言勉施

述十八

三

嘉穀也說見呂刑管子大匡篇云耕者農用力言勉用力也說見讀書錄又云耕者用力不農言用力不勉也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杜未釋農力二字故具論之

多遺秦禽 多取費焉 多殺國士

十四年傳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杜注曰軍師不和恐多爲人所禽獲家大人曰多讀爲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爲秦所禽獲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襄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論語子張篇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注曰適足自見

其不知量引之謹案定十五年傳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多亦讀爲祿言服事楚國何益之有適自取貢獻之費而已昭十三年傳曰祇取辱焉二十六傳曰祇取誣焉定四年傳曰祇取勤焉哀十四年傳曰祇取以焉文義正相合也哀八年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多亦讀爲祿言不足以害吳而適傷魯之國士也哀十三年傳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文義正相合也

射爲禮乎

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釋文射爲會亦反下皆

進十八

毛

同或一讀射而禮乎音食夜反引之謹案射爲禮乎釋文作射而禮乎是也上文射爲會亦反乃射而禮乎者射爲背師句之首射而禮乎者射而用禮射不用軍射也言射則爲背師不射則爲戮其惟射而禮乎杜注曰禮射不求中則本作射而禮乎明矣今本射而作射爲者涉上文射爲背師而誤唐石經爲字係改刻蓋初刻本是而字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一引此正作射而禮乎

蔑之 暴妾使余

先君有冢鄉以爲師保而蔑之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正義曰言暴虐使余如妾引之謹案暴妾二字

文義不相屬疑暴字本在上文蔑字上寫者錯亂在下耳暴蔑猶輕慢也韓子八諍篇曰人主輕下曰暴蔑亦輕也見大雅桑柔篇鄭箋文選典引森注襄二十一年傳曰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昭九年傳曰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俗本蔑作滅及宋皆謂輕慢也列女傳母儀傳載此已作暴妾使余則傳寫之誤自漢已然矣

越在他竟

閭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杜注曰越遠也家大人曰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茲不穀震盪播越甯在荆蠻與此越在他竟同義桓十六年公羊傳越在岱陰齊

進十八

毛

義亦與此同又昭二十年公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定四年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皆謂播越也晉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商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草莽同義

商旅于市

商旅于市杜注曰商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商正義曰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引之謹案旅讀鴻臚之臚司德皆旅旅鄭司農曰旅讀爲旅于臚之臚陳陳之也王冠禮旅古古文旅作臚史記六國表臚於郊祀祭禮曰案臚字訓陳也出爾雅文今爾雅作旅正義曰臚音旅祭名又陳也漢書敘傳大夫臚僉鄭氏曰季氏旅於泰山是也讀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